



## 菜鳥回憶記事錄

文／高長逸

午夜夢迴，心裡突然一陣的悸動把我驚醒，朦朧的眼光在四處飄浮，目中所見，不再是家中熟悉的床鋪，暖暖的床頭燈，而是一個個熟睡的弟兄們，在真實與幻夢間，我的神思突然拉的好遠好遠，回到了那個充滿著多采多姿與歡笑，那個從來不知道當兵為何物的大學四年。

「宮燈古道楓林晚，蛋卷書香陣飄傳」在淡江大學的四年中，最讓我懷念的就是古色古香的宮燈大道，還有幽靜典雅的蛋卷廣場了，在一千多個日子中，校園的每個角落裡，都曾經有過值得我眷戀和回憶的故事，點綴了我豐富的大學前三年。而在大四的時候，我也和多數想再攻讀研究所的同學一般，埋首在厚重的書堆中，待到考試完畢，待到放榜，差幾分的悔恨也掩蓋不了即將面臨兵役的事實，懷著一肚子的冤氣收到兵單，匆匆的收拾了行囊，感覺上還來不及向我熟識的朋友、親愛的家人。和曾經這麼習以為常的生活好好的道別，在今年七月二日南下往大內新訓的火車，就已經將我載向了這個屬於當兵的事實。

在大內報到的第一天就被理了個前所未見的大光頭，記得在剛入新訓中心的那幾天總喜歡看著鏡中著自己，暗笑自己的拙樣，耳邊迴盪著班長口中：「頭髮少一半，智商也跟著少一半」的戲語，心中不禁暗忖還真的是有其真實性呢！且在大內新訓的前兩週，又因恰逢SARS隔離期，原有的懇親會也被迫取消，跟同儕的閒聊間大家都透露著無奈的心情，於是當在新訓的第二個星期六，臨時宣佈隔天有懇親會之時，大家振臂的歡呼聲，以及隔天見了家長時心中的悸動，都讓我久久不能忘懷。結訓前恰巧被抽為技測班，在投擲手榴彈的汗水，三千公尺的全身酸痛，和單兵戰鬥教練時飛揚的塵土底下，我通過了新兵訓練，正式的從什麼都不會的菜鳥成為了半生不熟的二兵了，心中無念，除了感動，還是只有感動。

結訓抽籤的時候，原本寄望被分在傳說中當兵的天堂－飛勤部，可是卻在二分之一的小抽中籤羽而歸，再經過了第二輪抽籤時差點中了馬大的煎熬

後，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被分到了海巡署。隔天即被分派到了桃園觀音鄉的海巡訓練大隊，進行一個多月的受訓，不知是幸或者不幸吧，我們這梯剛好是海巡署改組後的第一屆大專兵，課程也因因應快速充兵的需求，由原本的兩階段訓，合併為一階段訓，原來兩階段課程中的法律訓練部分，也合併在第一階段進行教讀，猶記得大隊長在開訓典禮上所說的話：「你們既然來到海巡署，就要有海巡人的自覺，我們現在隸屬於行政院下，值勤時行司法警察的職權，這裡跟陸軍不一樣，我們所負的是捍衛台灣沿海免於走私偷渡的第一線，要確實擔負好自己的職責。」這就是我對於海巡的首次認識。而後在訓練大隊的課程陸陸續續的展開，一項項的課程開始充填了我對整個海巡署的認知，一式式的擒拿式也讓我對於近身搏鬥武技的認識更上一層樓。

在海巡跟陸軍最大的不同點是，為了應付以後下一線勤務的需要，研讀法律課程是必備的要件之一。從基本的海岸巡防法、漁港安檢法、到懲治走私條例、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等相關法令都要有一定程度的認知，這些課程也陪伴著我在訓大的日子一天又一天，恰巧這時台灣海峽發生了令全國都為之色變的慘劇，偷渡集團的船老大為了逃避海巡隊的追緝，狠心的將大陸女子推落海中，而造成了六人的死亡，引起了社會的軒然大波，一時之間海巡署成為了家喻戶曉的名詞，各大報章雜誌接連好幾天均針對海巡署及此事件做了詳盡的報導，也讓即將下一線的我們更早對於之後的勤務有了更深一層的體認。

飛逝的時光似乎不曾為誰停留過，在連串的技能測驗、法律測驗之後，我被分發至一二大隊，又是一段菜鳥海巡路的開始，又得重新去適應另一個屬於我的地方。在恍惚之間，過去和未來的思慮交會，慢慢的回到了這個屬於我的現實，看看手錶上的時間已近凌晨兩點，看來是該準備換哨了『嗯，希望今天又是個風平浪靜的好天』，我在心裡暗暗的說著。（作者任職於岸巡第一二大隊）